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天
香
閣
隨
筆

李
介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己 癡 編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天香閣隨筆

此據粵雅堂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天香閣隨筆卷一

明 江陰李 介介立撰

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。題詠甚富。有浪游集二卷。余爲之敘。後仲曜削髮于大雄。易名遠遁。子恆珍藏其稿。偶爲一友借觀。遂失去。獨所撰浙江游記尙在。舟行十九日。抵杭之北關。是夕雨。明日。子與方十七。徐仁一。冒雨至江頭。過西湖。歷湧金。錢塘諸門。湖上桃李俱無。南北兩山松柏。赭伐殆盡。湧金門外一片瓦礫。舊游之地。今皆不可識矣。過南湖。歇擔入山店飲酒。甫出門。風雨驟至。仁一避雨簷下。子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。十七戲數羅漢。輒錯亂不能舉。子時微醉。起行羅漢前。彈指云。諸君閒坐。有何功受人間供奉。餘杭山賊殺人。恐汝亦坐不定也。因大笑出殿門。冒雨至江頭。主人接見甚恭。蒼頭亦解人意。立取溫水濯足。進茶點。又送火爲逼熨溼衣。主人置酒樓上。適潮水大至。子推窗看湖。聞樓下人云。今年臘月二十。潮頭猶高一丈。大是異事。時天已晚晴。越中諸山翠色入座。因誦及山川重秀。天地再清之語。不覺起舞。次日天色晴暖。如二三月。江頭小兒以竹枝簪蠟梅。置花籃中。賣花聲徹樓上。子下樓獨行江邊。江梅亦半吐。故事客貨雖集。江船未便。則諸客商皆食宿于主人。主人款洽不倦。時蘭陰貨物阻北關不得進。而江船亦未到。子得以徜徉江頭。凡三日焉。江頭酒佳。又不甚貴。子時一飲諸樓中。醉則臥于簾上。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。二十二日晚。上江船。明晨舟人解纜掛帆。行十餘里始覺。急起披衣。推篷出視。見舟方東行。子心甚疑。因問舟人。桐廬富陽在臨安西。而今舟行反背之何耶。舟人謂君無言。少待

常自解耳。予下船鹽橋畢，而舟更西行矣。浙江之源有三：一自新安，一自三衢，一自婺州。三衢、婺州之水會于蘭溪，北下與新安之水合。總會于睦州，然後過桐廬，經富陽，下臨安而歸于海。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，不過或折而北，或折而東耳。至富陽、臨安之間，則有若折而東，復折而西，形如之字矣。浙江之得名，其以是與？江旁兩岸皆山，一水中貫富陽而下，其江面之廣，有十餘里者，有八九里者，其狹處不能得半也。桐廬以上，有二三里者，有一二里者，有不及一里者，而廣處亦常倍焉。江自新安三處而至，走數百里入臨安，合山谿之水，自上而下，勢如建瓴，然非大潦之歲，則江波平坦，舟行無汙流之苦。惟逆潮而前，則稍爲費力耳。富陽上下無潮也，至桐廬爲一潮，桐廬以西爲一潮，近七里龍爲一潮，出七里龍爲一潮，自此以上，淺灘甚多，不能盡紀。每至一潮，舟中人輒起佐篙，其老弱則上岸，使舟輕易過。潮淺處不過二三十步，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。過此則平流矣。方過嚴州潮，舟中人皆上岸，牽舟而行。其在舟中者，則把篙佐力。時潮水迅駛，舟不得上，諸人皆號呼不已。唯一休寧人端坐不動，予方理頭，心不平，急起持篙，方十七阻，予曰：予未習水，予謝曰：吾幸獲與同舟，公等努力，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？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，各把一篙，須臾淺灘過焉。蓋舟行浙江者，逆流而前，則提力於潮上，順流而下，則顯計於潮頭。浙江之潮自臨山、楮山而來，奔流噴激，勢如怒馬。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。每至秋夏之間，潮望之際，潮頭高者如山立焉。江船東下，適遇其來，當此之時，心目交竄，手足相赴，舟師之巧於斯見矣。士人云：潮汐奪流而上，近至富陽而回，遠至桐廬而止，以予觀之，富陽、桐廬未嘗有潮也，何也？浙之上流，三路俱發，地勢高懸，水

復有力。海潮自兩山來，行百餘里，至富陽界，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相敵，亦廢然而反耳。而江水自富陽而東，遇海潮，至下流反高，勢不得行，又不能中止，則倒流而同。土人遂謂潮至富陽，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。故臨安江西之水，皆明淨如鏡，可鑒須眉焉。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，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。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，未嘗有橫書舫于烟波，負奚囊于邱壑者。今世之騷人墨士，不過侈談西湖耳。夫西湖有南北山之擁翠焉，有兩高峯之停雲焉，有蘇隄之桃李焉，有湖面之芙蕖焉，山頭有保叔塔焉，湖中有湖心亭焉，朱闌畫漿，葦布于雲霞烟水之間，禪房道院，星列于潋光潭影之際，故南北之宦游，四方之客履，皆繾綣于此，以予觀之，西湖雖勝，非浙江匹也。始予舟過桐君山下，一祁門老人亦同舟，時迴轡挾翠曲嶂，攜書雲氣，蒙龍波光，淡蕩孤鶩，浮沈于水面，羣鷗繚繞于沙頭。老人指謂予曰：君以此景爲何似？予曰：此有脚西湖也。老人點頭久之，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：西湖南起吳山，北盡孤山而缺其東，以杭城當一面焉，非得已也。浙江四山接抱，一水悠游，天設畫圖，不假人力，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。西湖之山，位置一定，雖人工巧妙，亦不能移。南北之峯，爲東西之嶺也。浙江之山，屢變而爭奇，每遇一折，鼓櫓而前，則山非向者之山，水非向者之水矣，此不及者二也。蘇堤之桃柳，華而不實，若夫桐溪口水之間，兩岸江楓，蔚蔚蒼蒼，少者千百株，多至數十頃，微霜初落，秋風乍來，丹黃交閒，青紫相陳，布宮錦于江湖，展畫圖于山足，及夫風高霜老，虬枝見霜，葉去而落，其實爲膏炬之用者，又不可以數計，此不及者三也。西湖近城市，販夫賈客，摩肩接袂，車闐塵生，浙江在萬山之中，懸隔千里，自非幽人逸士，不登子陵之臺，訪方干之

谷此不及者四也。西湖之勝，白公創于前，蘇公繼于後，而梵宮別墅，以次而起。然湖岸易于崩塌，湖濱易爲葑田，兩堤之花柳，易于凋謝，而山根之樓臺，亦易于朽落。非若浙江兩岸，綠樹刺天，青巒層疊，金錢不費，終古長新，借笙簧于過鳥，託絲竹于飛泉也。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，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。此不及者五也。西湖之魚，大者不過數尺，澹而少味，又湖水力弱，取以釀酒，不能久置。浙江之魚，尋丈，味厚而不腥，金華之酒，名擅天下，此不及者六也。若夫擁帶臨安，控制甌越，縉雲之木，十圍百圍，沿江而下，避牽挽之勞，雁宕之舟，千石萬石，傍海而來，就風潮之利，金處之兵，朝發而夕至，徽嚴之產，不時而直下。孫吳以之抗衡蜀魏，六朝以之圖制中原，錢鏐以之保境和民，作東南之望，聯江海之交，則人固有能道之者。不俟予之贅也。豈若西湖彈丸之地，客帆不接，食貨鮮通，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，湖舫置鉛華之女，爭奇淫之巧，爲亡國之助哉。惜也。予得于此江之日淺，而又與詩文之緣澹，未能濡三寸之毫，展尺幅之素，一寫此江之神奇，而繪其生動，聊存大概，以貽臥遊之徒云爾。

古菴先生邵重生，隱居飛來峯下，隨身唯一妾，泝辭炊甑之外，則抄寫書史，執勞兼役，絕無怨言。此不特白家楊柳所難，恐劉伯壽之二草，亦不能及也。昔淵明尚嘆室無萊婦，敬通每恨家有悍妻，妾奴僕類也，乃能相主，成其高隱如此。

古菴先生著西湖志，搜摭四十年稿，與几等片碣隻字，一草一木，無不收錄，聞未版行，惜哉。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，大有物外風味，其遺友人乞豆詩云：叩門倚牆立，荳花香出園，入門不數

武紫花羅前軒。逍遙蔭花下。煮荳開清尊。年衰苦脾鈍。白扁能加飧。兼之善解醒。百罰任所吞。何必羅官庖。馥馥風味存。何必兼法醞。淡淡古道敦。今日醉且飽。且得閒心魂。故人省予嗜。言荳正爾繁。得餐更來取。信彼朝與昏。老饕聞之喜。毋乃復爲煩。君荳合有盡。君情難可諉。眼前指奚奴。日遣捶君門。卽事詩云。病魔日夕成。吾懶春晝如年。只下簾。飢帶三分脾較醒。倦教至再睡方甜。高簷下鳥窺攤藥。塵凡牽絲閉卷籤。清福難消多兩事。吟詩作字獨湛湛。晚更名缶。號廢翁。錢牧齋序其詩。比之唐之羅昭諫。隱謂昭諫當唐之季。十上不第。坎珂終身。嘆辨士之空籠。惜雲英之不嫁。誦其詩。未嘗不爲之神傷。印持之不遇。與昭諫同。而其窮有加焉。作爲詩歌。往往原本性情。鋪陳理道。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。蓋印持意識通廣。中年參雲棲老人。悟卽心卽佛之旨。故將視宇宙如微塵。等劫運于風雨。而況于功名身世。夢幻泡影之閒乎。士不可以不聞道。以印持之詩。擬于昭諫。其志之所存。固未可同日語也。牧齋之推論如此。常郡司理吳兆璽。閩人也。冷面慈腸。信心而行。絕無顧忌。每出人罪。雖上司嚴駁。十駁十上。必出之而後已。江邑巨富金姓者。爲巡方訪拏。發府會審。府公衆言之曰。金某惡跡多端。罪難末減。公抗首曰。此人無他罪。人利其金耳。府公色變。此公素婪。將大取于金。懾于公而止。然以其富也。慮爲人讎。雖知其枉。不敢出公力出之。後去任。金使長子瓚。賈銀三百。餽之舟中。請少備道途費。公曰。彼時活而父公也。今可私受而金。堅卻不受。瓚乃呼公僕授之金曰。善爲我致于公。另酬以十金。僕出。併返其酬金曰。不可致也。瓚取酬金。納僕袖中曰。此固而物也。僕曰。吾主不受。吾豈可背主自利。亦堅不受。吾每見循良之吏。有活民之

心而民終不能活者。不剛也。剛矣而墮于上下。不得行其志者。不清也。公剛以行其德。清以伸其剛。故信于上司。化其家人。公嘗自聯其堂柱曰。雖不能笑比河清。却也要人防路哭。嗚呼。公之存心。可驗于此矣。順治二年乙酉。避兵陳市。因往顧山。觀所傳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。死久矣。旁發一枝。已巍然覆屋。兵戈碎膽。何暇操觚。作不情風雅事耶。已丑過此。登樓眺玩。見壁間題詠甚多。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。造化厚培何代物。崔嵬直與此樓高。柯如蜀相祠前柏。花勝劉郎觀裏桃。壺榼尙期他日到。到字予所改。斧斤開原本作字。說有人操。叮嚀地主勤呵護。莫遣靈根恨所遭。大抵僧不利。有花小而迎送之煩。甚而呵斥是非之累。故僧弱花緩死。僧強花立死。比比皆然。卽如勸忠寺之宋梅。掩映蒼崖。慶雲菴之垂絲海棠。半天紅雨。因茲遭伐。予和一律。答顧君之意。兼爲寺僧解嘲。遊人驚目云。聞說昭明植甚真。孫枝猶見昔時春。廢興一物非無數。呵護千年定有神。狂客醉呼湯般若。惡奴狠踏瓦烏鱗。激成斫伐由吾輩。莫怪山僧太俗人。予入楚界泊舟。道士洑有山。突然下臨回溜。土人曰。西塞山也。江流自巴陵。會洞庭諸水。下至武昌。會漢水將出。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。故名西塞。後閱陸放翁入蜀記。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。不知志和浮家泛宅于荻簑之間。乃吳興西塞山也。放翁不知較量。此類尙多。武昌負山帶江。對岸卽漢陽城。城趾插入江溜。武昌城西門卽黃鶴樓。在黃鶴磯上。漢陽城外。大別山則晴川閣。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。袁中郎云。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。盡會城之山川林藪。朱門繡陌。若爲之設色者。予登其上。一望瓦礫山。童地枯。唯江濤日夜悲鳴而已。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。粘晴川

開。

張獻忠破武昌。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。江水斷流數日。慘哉。賊也。然賊亦有快人處。其破衡州也。有游僧百餘來投。願入夥。獻忠曰。我輩勢成騎虎。爾既皈依淨業。又何利焉。亦擁入湘江死之。廣寧既失。遼東險要盡去。議築城。大凌河常其衝。僉舉祖大壽往。板築未完。大兵已迫城下。吳襄擁救兵不敢進。城遂陷。大壽被虜。某主知其世將。甚重之。與之鑽刀說誓。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。大壽進言曰。某守錦州。妻子俱在。願歸舉城以聽命。某王大喜。命餽其行。其下諫不可。曰。吾既許之矣。可食言乎。大壽既行。懼其追也。由他道疾驅。果追之不及。既至錦州。會衆議。其弟大弼先鎮寧夏。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。大弼辭。舉殿承疇。被疏罷歸錦州。乃謂大壽曰。吾屬世受國恩。奈何獻城。□□遂定城守計。而飛章上聞。□□大至。圍未合。大弼欲乘其未定衝擊之。大壽曰。吾衆少。藉以拒守。待救兵。此萬全策也。兵不果出。圍日急。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略。簡九邊十三路大總兵。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。大兵□□圍錦州已三年。聞之。□□將解圍去。輜重先發。承疇兵至。營于呂洪山。某王登山望其營。謂左右曰。彼以數十萬衆而圍聚一隅。可破而走也。乃伏兵于南。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。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。列火器。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。百發不絕者。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。下馬肩開其柵。卽馳入。火器皆不及發。營中大亂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。謂諸將曰。若自爲計。乃各奔。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。所親柏總兵曰。大路烟起。必□伏兵也。盡從而南。南則寂然。平西曰。君未悉敵虛實。乃俱西奔。奔而南者。遇伏多死。獨二總全部歸。柏乃服。大兵南

[illegible]

承疇蒞任未幾。李定國攻圍肇慶。林、李、劉、謝四將兵出辰州。承疇使遊擊彭世鼐知府張雲龍脩造長沙城。加高數尺。催督至再。後聞定國敗。始下令罷其役。昔子常城郢。沈尹戌非之。以爲天子守在四夷。諸侯守在四鄰。今吳是懼而城于郢。守已小矣。卑之不獲。能無亡乎。幸而敵人無遠謀耳。使知承疇懼而城潭。定國出兩廣。而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。越洞庭。泝湘江。焚舟登陸。據其腹心。則支體自解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是一舉而湖以南去矣。由是觀之。承疇雖人廢肱折。而醫猶然不良也。

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。二妾皆從。吾邑黃介子先生以詩弔之。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。思宗烈

皇帝聖躬殉社稷。侍臣誰死之。吾友馬文節。嗚呼此一時。天崩厚地裂。羣盜胡爲者。末微同蟻虱。出沒不可常。隨風恣飄忽。兵法故茫昧。所長惟閒諜。詭稱仁義師。黔首爲誑惑。守土乃倡逃。甚者或從賊。秦關天下險。烏鼠于焉穴。塵沙暗汾晉。頽洞連王室。翠華恥蒙塵。蓬跣誠激烈。煌煌念百姓。千古懷以惻。未是無心人。誰能不沾臆。有軀皆可捐。況乃蒙祿秩。人倫靡古今。天道有順逆。生者牛毛繁。死者麟角特。覲顏人世間。多至千三百。殉君十數公。文節蓋其一。自傷忝侍從。羣盜至此極。主辱臣罪死。主死臣敢活。五拜十號呼。一叫再流血。平生簡書畏。命畢猶奉敕。不獲把天衣。生與堯舜訣。庶幾帝左右。仍載螭頭筆。轉身南向拜。哀哀孺子泣。豈不懷老母。王事有倉卒。累月書信稀。世梗道途澁。從今遊子魂。遄號長遼陸。老僕牽衣諫。忍志倚門夕。慷慨語之故。忠孝本一轍。臣節旣以虧。子道亦云缺。矧予太夫人。匪伊常情測。顧爲滂也母。軾母常教軾。去去勿復言。吾從朱絲直。侍妾羞瓦全。即時碎雙壁。聖母偕聖君。爭光日與月。烈女殉死士。比潔冰與雪。人生無百年。均化爲異物。流芳與遺臭。顧所自樹立。寧無切雲冠。俛焉愧巾幘。誰哉著柘黃。羣然舞袍笏。或出自西門。低頭氣塞默。耳畔笙竽吹。眼前柵械列。出其東門者。揚揚甚自得。騎馬類誇官。逢人卽噴喝。明徵理浩蕩。高雲晝昏黑。識字徒羨新。翻笑死者拙。一朝爭勢改。神器正南國。至尊念公詩。涕泗袞衣溼。易名不須臾。千秋許廟食。當時反側子。嗣若猿猱捷。身解完肌膚。重足草間匿。驚魂飛不定。悲風謂鳴鏑。辛苦賦歸來。疎網復見及。乃知物性異。貞脆莫能奪。君親值兩難。壯公臨事決。天柱未應墜。地維未應絕。安得不生公。砥柱此蕩涵。浮萍鄭廣文。茂松蘇司業。天寶舊齊名。靈武遂區別。宿士磷

且滯使人疑翰墨。自公騎列星。斯文發涵賦。側聞旅櫬返。願言與執紼。并執孝子手。少道撫孤責。其如衰病身。伏枕艱難歷。上感先帝逝。遺弓委荆棘。下憫萬姓冤。莓苔生白骨。中痛吾友朋。尸冷臍內熱。大慙尙戴天。夜臺未交睫。商雒行人少。青徐去鳥疾。遙傳幽薊閒。□□□□盜賊鼎中魚。咸秦猶仇息。願言行荷戈。介馬夜馳突。力每與願違。飄零慚管葛。徒倚日云莫。慘淡雲墨色。霓旌開翠羽。快劍森長戟。倘是先帝游。我公扈清蹕。

王雲岡鎮江人。以弩名。客居江邑。乙酉之變。兵至城下。死於弩者無數。城破逸去。王善製弩。有求弩者。相其人。材力所宜。授以弩。并授以射法。意所欲射。百發百中。不經指點。雖得其弩。無用也。有人受其弩。與法發不准。請更。王乃援矢起。命物而中。矢矢相屬。一撥之間。其人乃悟。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。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。

陝西同官縣壁。杜子美曾題詩其上。今止傳二句。縣古槐根出。官清馬骨高。同官鄰白水。定避祿山亂。至其地者。此雖吉光片羽。要當表出。與世共寶之。

予自江右入浙。過鄱陽湖。進舟上饒江。所歷安仁、貴溪、弋陽、廣信、玉山諸郡縣。入其城。大都不過數十家。而江中行舟。竟日罕見。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。因言康鎮將者。河南人。日率健兒入村落。繫鄉民以歸。指爲山賊。屠掠殆徧。廣信一府。縣無完村。村無完家。家無完人。人無完婦。余以業鹽。持引穿橫卒而過。無敢呵者。入貴家大族。皆閉門圍坐待死。得吾升粟抄鹽。則大喜。唯吾所欲而不較。予聞此言也。掩耳急去。時

甲午八月。

康副將移鎮袁州。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。因謂之曰。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。可自言。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。皆令治裝上輜。發三十里。封刀授健兒。取首以驗。

登州徐偉。明末起兵。據有其地。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。以故紳自雄。欲部署偉。偉不爲下。因圍之。文登。偉急。請救于青州。一寨主雅與偉不相知識。卽選壯士六百。晨夜進。直薄懋泰壘。擊之。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。

梁谿鄒公履。放誕自喜。詩與字皆奇妙。嘗製紙衣冠以標異。其父學憲公。造園惠山下。橋于湖上。榜曰墮履處。蓋取黃石賦子房故事也。後公履爲人所殺。屍正棄其處。

隴頭流水歌。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。予閱鞏昌府志。得一首云。朝發欣城。暮宿隴頭。寒不得語。舌捲入喉。妙過前篇。而古本不收何也。

祖寬夷種。幼爲祖大壽所得。使之牧羊。羊數百羣。終歲無一失者。及長。驍勇善戰。大壽嘗獲敵俘。問□□畏我否。曰不畏。然則□孰畏。曰畏祖寬。

大壽守錦州。城陷被虜。其子二錦衣在京。懼有不測之命。逼兌黃金。賂周延儒。問以保全之策。周俛首數日報之曰。得之矣。請纓可。時聞獻熾甚。遍躡中原川廣。上日夜焦勞。思滅此朝食。而當其任者。輒遷延推避。聞此大喜。如其請。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。

江邑城破。後人見萬壽岡上。繫縛一婦人。被叢箭死。子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。有意求全不自全。牧羝蘇武反安然。未知當日將何法。激得驕兵箭上弦。

邵武公徽人。賈吾邑。有膽勇善射。大兵入境。慨然率吾邑人。直抵夏港。發二矢。連斃二人。回顧無一人在者。因反走。後欲以兵法部署予。邑人羣噪而下之獄。城守事急。出之。併力堵禦。大有功焉。城破被獲。不屈而死。

鞏昌府城西七十里。有首陽山。古首陽縣在其下。進五十里。有夷齊祠。後人專指蒲阪。無人齒及此者。萬歷末。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。力言其非。斷以鞏昌首陽。爲夷齊餓處。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。倡資興復。故迹煥然矣。當是時。夷齊辟紂。歸西伯。至武王伐紂。叩馬而諫。武王東出。夷齊西趨。理蓋有之。予錄其文。以示好古博雅之君子。惜其文未遒。欲稍節之。未能也。首陽山。其名最古。中古以前。一首陽耳。自孔子稱伯夷。叔齊餓于首陽之下。其名遂與五岳爭高。然語不著所在。後世好奇之士。爭欲私之。尋聲傍影。指點紛然。說文以爲在遼西。劉延之以爲在偃師。馬融以爲在蒲阪。方輿勝覽以爲在隴西。曹大姑著通幽賦。亦云在隴西。莊子云。北至岐山。西至首陽。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。寰中遂有五首陽。後來不知何時。崇祠失于考據。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。卽其地祠而祀之。今相因弗絕。觀場者翕然信耳。以爲此卽夷齊餓處。他首陽皆廢矣。野史楊子曰。河東之首陽。非夷齊餓處也。然則何者爲是。曰。隴西者爲是。何以明其然。是有五可證焉。夫考古者。唯經河東。首陽不經見。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。鑄鼎。闡鄉原。註山在蒲阪。止名。

首山。不名首陽。禹貢曰。壺口雷首。至於太岳。注者曰。雷首在蒲阪南。止名雷首。不名首陽。春秋傳曰。趙宣子田於首山。止名首山。不名首陽。使蒲阪者果爲首陽。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。惟唐風有之。而毛氏通考則曰。采芑乃秦風之首。誤收唐風之末。篇次相連而錯簡耳。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。此可據明甚。乃安成劉氏注唐風。求首陽不得。以意度之曰。卽古之雷首。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。不核實以證誤。而反曲解以就舛。宋儒之陋。何可據也。書曰。道渭自鳥鼠傳曰。渭水出隴西首陽縣。縣以山得名。今首陽與鳥鼠竝峙。昭昭若此。書經孔子手刪。計必不誣。傳爲漢儒所作。去古未遠。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。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。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。此一證也。又論世者原心。夷齊不嘗辟紂乎。不居紂土。而居北海之濱。意在遠引可知。茲旣以恥食周粟而去。則周地何處非周粟。亦必遠引其心始安。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。固周之畿內地。辟周而顧居畿內。不食其地之粟。又食其地之薇。微與粟奚擇乎。此不通也。隴西古西羌地。至周孝王時。始封非子于秦。開天水郡。則周初尙未入版籍。夷齊固樂居之。此一證也。又徇名者責實。夷齊之詩曰。登彼西山兮。采其薇矣。是明言山爲西山也。蒲阪之山。何所據而稱西山。堪輿大勢。太行爲北山。據周都爲東山。據蒲阪爲南山。非西山而云西山。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。隴西在天地之西。首陽又在隴西之西。顏師古亦云。登歌西山。當以隴西爲是。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。此一證也。又論名者稽義。山名首陽。其義何居。以居羣山之首。陽光先被耳。蒲當輿地胸腹之間。不得言首。又負坎而立。亦何得言陽。卽稱山南曰陽。亦蒲之陽耳。首陽云乎哉。不過以雷澤發源爲雷首。中條起處爲首山。於